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3

T5295 /714

卷之五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唐丞相山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勅書

勅薛泰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書

勅張待賓書

勅將士百姓書

勅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張守珪書

勅金興光書

勅涅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涅禮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烏知義書

勅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烏知義書

勅土忠嗣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又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竒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

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肯自開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爲上夏初已

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有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集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

鏘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爲災今將藥物可以時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踈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無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勅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

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  
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  
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  
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  
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  
乘其已疲之衆捫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  
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  
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祲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屍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蹶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叙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同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  
忽嬰瘵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殞逝相次數人言念殊  
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  
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  
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荅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  
金信忠徃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  
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  
之如子行李來徃不隔歲時賜與優餽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介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  
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攻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河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越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取州宜給一月熟糧  
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四庭等州一時計襲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之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爲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旣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  
此舉已見其微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  
嗟尚久之初經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  
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尙若安  
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連醜皆可戍擒應爲懸軍未  
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  
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  
卿可與王斛斯計當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  
不以此時知彼何日儻成以止事重賞高班信若四  
時固必然也近言所有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

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剡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段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  
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讐自斃犬羊之群我無  
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  
張羲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  
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  
不整心且非一烏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  
必矣且如所奏亦是中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  
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  
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  
則深必取誠實勿令改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  
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七絕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  
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旣膺此舉當成本志今  
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亦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

懸賞須明至如寇賊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寇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勤遠使各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又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天下因有擒滅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莫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空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並州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惟以聞突厥微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籍卿運籌徐以計取况祿山義勇武川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殘蕞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略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畧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

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懷來在卿良算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為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遂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蹙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求以寄命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愆更叔來效官官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歸落自然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述等書

勅契丹王述等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

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  
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木燒固是轉災為福因敗  
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  
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言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  
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  
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  
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  
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  
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  
如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  
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  
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曰官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  
有應接當是安諾終須審觀焉保無他便可信任也  
至於兵馬糧略決在一時卿自審重不可懸料然虜  
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  
滅或在此舉頃者溫禮自擅雖以書而未有名位

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訛也并便處置訖  
奏聞朕當即有處分比秋熟卿等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今令趙惠等往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  
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揔一方道踰萬里託誠  
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  
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然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  
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

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  
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  
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  
稱知卿欲於洪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  
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菽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  
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  
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  
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契州都督溫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品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  
及依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  
令隨事賞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護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士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旣亡卿初  
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往彼  
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  
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  
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釋雲輒構異謀携  
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邀無  
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



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  
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  
去亂羣當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  
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  
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  
破凶徒仍慮其散令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  
為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

喪氣與諸將計會遂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  
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  
誠可殘滅遠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  
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關防因獸  
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  
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  
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

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模都督涅禮書

勅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涅禮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之與神道可得有不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復加戍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焉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遇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算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涼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之威武取滅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卿大朝節制契關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等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衷叛亡相繼及師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暉取雪前耻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湏弔祭應合贈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規畧是時不可暫勞何以除惡永久爲患將

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遣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  
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  
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  
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  
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旣闔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  
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肯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  
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  
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  
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  
瘞救療弔死問生寇讐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  
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過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  
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  
儲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  
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  
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造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爲林闡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避迨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此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訪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照失便也一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宜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異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鴟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適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及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允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實鄉貫具以狀聞閔彼傷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接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中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為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

午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益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閱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嚙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踞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

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愉誠轉禍為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

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  
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  
不亦宜乎所令大戍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  
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  
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  
然此是人情况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未  
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  
書措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  
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  
求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措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從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  
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  
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



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  
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  
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  
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  
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  
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  
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  
一副並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  
大勳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  
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  
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廻之人當有宴  
勞宜令大同軍即辨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  
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勅書

勅董懲運書

勅當息羗書

勅許齊物書

勅陰承本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常州別駕董徵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徵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徃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踈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冤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脩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

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羗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爲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爲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愚有侵軼損我居人若

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羗羗嘉弄等亦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熟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雋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鹽井比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吏人

巴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雋用兵取其城堡畧觀此意必欲爲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

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  
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  
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  
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  
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  
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未  
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  
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  
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  
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  
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  
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  
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  
經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  
嗟嘆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爲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令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

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  
言念勤勞良所嘆懣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  
彌年足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  
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  
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  
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  
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  
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  
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書指不多及

勅西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  
凶黨而其言緩我欲待令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  
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苗既能  
踐慕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  
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使事儻不濟  
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  
以此爲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爲上策若  
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  
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隆虜生俘所獲過當懸  
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  
授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  
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  
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  
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擢今授  
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  
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  
遠着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  
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  
陲自夏已來圍逼踈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逼城張  
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

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爲其所知持  
久則難不可不早爲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  
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  
勢臨機遣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壽形勢取萬  
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  
冷卿及將上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  
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爲國盡誠決命寇讐

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  
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  
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  
識此意卽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  
賞亦卽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  
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  
心然則蓋嘉運北進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  
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  
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蘓祿儻或覺此  
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

良圖近所加兵且應上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  
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竝委卿量事  
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  
我大惠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  
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  
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  
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

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  
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旣烏合勞則自潰若以  
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爲後患卿彼諸將  
皆是舊人旣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  
可圖無爲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竝委卿臨  
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勿爲彼此之計也所緣兵  
募行賜則令所由委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  
健兒竝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  
襲父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竝臨事處置無  
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爲料亦以爲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

可令間謀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勲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号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

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羣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  
料比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叙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其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  
已若困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  
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  
畧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  
也可突于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  
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  
敵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爲遠圖誅元凶而存一番  
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  
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  
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摠由頑凶  
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  
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  
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爲轉禍之計以  
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爲上智今  
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  
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旣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  
珪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旣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  
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爲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必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旣與朕爲子可  
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踈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徃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踈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義結旣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  
使將徃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  
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  
忘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  
當善執柔謙永以爲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  
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

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  
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  
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  
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  
尚炎蒸路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  
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湏計議  
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  
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  
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  
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  
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  
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  
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  
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  
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  
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初尚



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爲父子及兒紹續情  
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  
然兩蕃旣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旣與兒無間終  
不以此爲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  
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爲武不  
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  
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  
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

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  
辭拒彼使具知兒若揔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  
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  
馬土地揔以與兒子女王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  
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  
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爲君長

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  
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爲勢援諸蕃聞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  
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爲父子可汗身自不覺  
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  
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  
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  
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爲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  
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  
依舉兵未晚而乃搃無來狀卽起凶謀侵我西州犯

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羣胡已聞怨嗟於國  
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  
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其宣往意其後審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巴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爲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爲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  
無義却以我爲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闕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爲補答亦何足

難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爲讐暴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爲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贊普  
其中一物不啻可汗亦以此爲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竒黑毬赤縻  
亦爲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爲貴可汗宜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  
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爲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爲惡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爲必其自省前非  
更思思舊朕即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  
遣書措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

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各前至納馬倍多  
故總與留着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  
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口丁寧  
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  
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  
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  
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  
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觀都賜蘇農賀勒下及  
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絹任其市場想兒知之其馬今  
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旣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  
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旣深庶事無  
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蘓農賀  
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  
亦是兒所發遣徃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  
四千匹馬旣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  
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  
廻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

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  
利達于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  
見續續市場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  
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  
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  
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  
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

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蘓農賀處羅達  
干三年在此與兒更無問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  
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  
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  
多少仍是十退一二足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  
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旣君長  
北番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  
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十等續續市買甚有次  
第雖校遲少許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

所欲遣使來者既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  
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  
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  
主即爲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  
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  
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  
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

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提防遏是常彼  
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揔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  
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  
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  
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  
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  
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  
今旣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  
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  
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  
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  
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  
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旣無節度緩急不

相爲憂籍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  
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  
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  
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親  
姻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  
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若長大蕃固不容易  
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雋州之外

尚隔諸蠻旣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遙信虛詞且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旣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迫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皆思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脩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旣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旣不鮮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

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卽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搆夏中已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



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  
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  
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爲通和蠻中抄掠  
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  
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旣與贊普重  
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  
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  
朕以結信旣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

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思之事所存旣大當共成之近  
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爲惡乃以南蠻  
爲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  
儻有所傷慎勿爲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  
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  
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  
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曲  
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爲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

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  
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